

長跑不倦的

何達

● 劉以鬯

專欄

一九八二年七月底，香港三聯書店經理蕭滋邀請二十幾位作家在中環僑商大廈四樓一家酒樓共進午餐，席間何達坐在我旁邊。

進食時，何達告訴我：“兩年前，因為要到外地去旅行，將幾個專欄都停掉；今年春天返回香港，再也找不到地盤寫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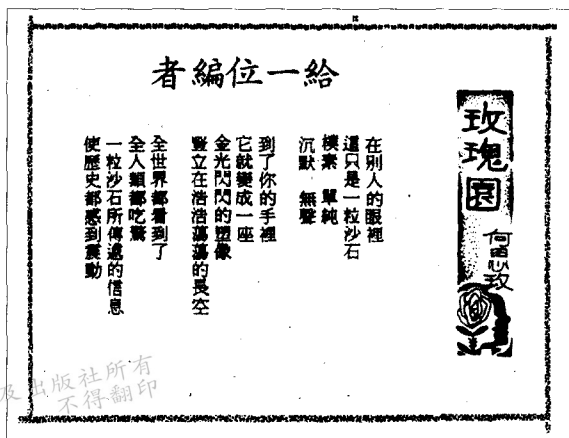
我說：“這不應該是很困難的事。”

聽了這句話，何達用略帶激動的語調問：“能不能在你編的《快報》副刊寫一個專欄？”

我點頭表示同意。

他問我：“寫雜文？”

我說：“很喜歡你的詩，最好寫一個詩專欄。”



何達為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副刊寫詩專欄

玫瑰園

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何達寄給我一封信與十五首短詩。在信中，他這樣寫：

“以鬯兄：
真高興極了
能在你的版面上寫詩。
先送上十五首
請全權處理
任意增刪
發表前請告我
以便買報紙。

何達”

收到十五首詩，我立即發排；然後打電話給何達，告訴他刊出的日期；同時約他為我編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寫稿。

過了半個月，何達寄給我第二批為詩專欄



《玫瑰園》寫的短詩，在附信中告訴我：“《大會堂》稿在構思中，想到寫法即動筆。”

發表在《大會堂》的詩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何達交給我兩篇演講稿：（一）《新詩朗誦四十年經驗談》、（二）《新詩朗誦的表演與交流》。我將這兩篇演講稿分別刊於十一月十七日與二十四日《大會堂》。

之後，何達在《大會堂》發表的作品有下列六篇：

（一）《我們的孩子們是非常聰明的》，刊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

（二）《給劉賓雁》，刊於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三）《生命總要燃燒——談魯純的詩》，刊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

（四）《潮汐小唱》，刊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

（五）《朋友》，刊於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六）《他心頭有十個太陽》，刊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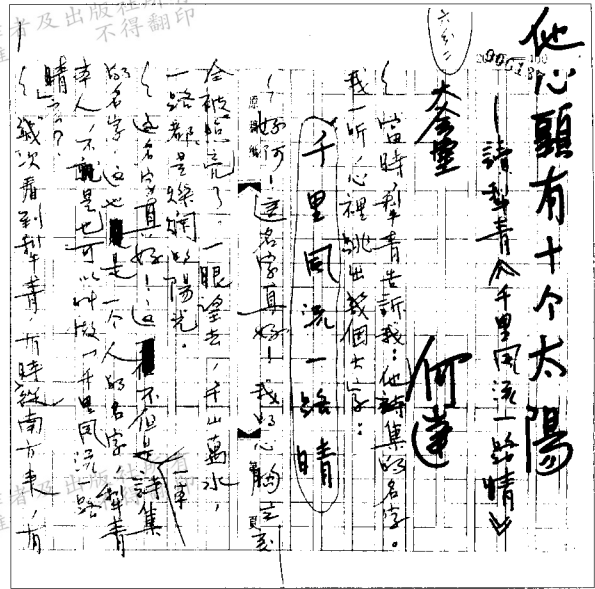
寫詩的經驗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我邀請十三位詩人，詩評家舒巷城、何達、梁秉鈞、鍾玲、李英豪、羈魂、李國威、葉輝、秀實、陳德錦、陳昌敏、羅貴祥、迅清在中環國際大廈十一樓“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參加座談會，討論“香港的新詩”。

在會上，我請何達談談寫詩的經驗。

何達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十五歲開始寫詩，到現在已有五十五年了。第一首抗戰時發表於《武漢日報》，叫做《戰爭的熱望》。本來不打算發表。有個朋友從漢口來找我，看了很喜歡便拿去了。那時候人人都渴望戰爭，政府卻不願意。我的長詩就寫出了一般平民渴望抵抗侵略的心情，可惜刊出後我沒有讀到。一九四八年來港後，又繼續寫詩。高朗在《新晚報》編《下午茶座》，叫我寫新詩。我說：誰人看新詩呢？人人那時都只看打油詩舊詩。高朗答我：因為沒人看，所以叫你寫。”



何達的手跡

聞一多

何達是聞一多的學生，聞一多很喜歡他。

一九八六年，為了紀念聞一多逝世四十周年，我請何達寫一篇文章或一首詩。

何達寫了一首短詩給我，詩題：《聞一多》，祇有十二行，語言精煉，有豐富的思想感情。我將這首詩發表在《香港文學》（月刊）第二十一期。

此詩刊出後，何達寫了一封信給我：

“以魯兄：

此稿能在《香港文學》發表，聞先生一定很高興。

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在歐美巡迴講學。（在美國三十一天內講四十三次）留學生界，非常喜歡聞一多的故事。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學生會，曾自編《聞一多》一劇，在各城市巡迴公演，惜未看到。但我在芝加哥和麥迪遜講聞一多，朗誦他的《洗衣歌》和《靜夜》，卻大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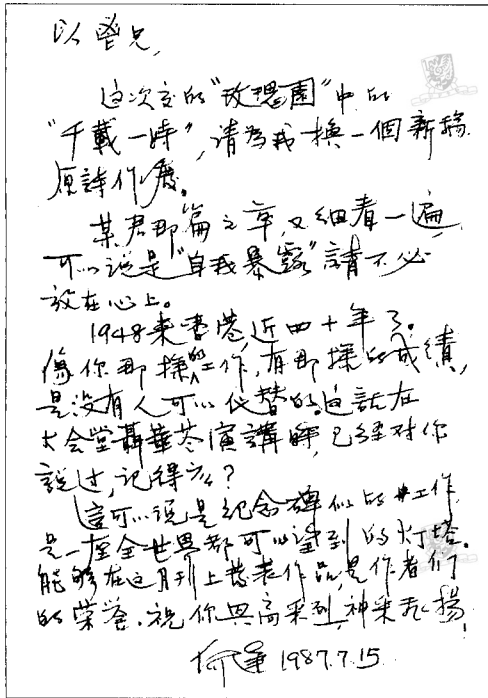
小華的《聞一多先生的畫像》，原長二萬字，現加以濃縮，不到四千字，附上照片，請代保存。

祝好！

何達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香江文壇



何達致函劉以啓的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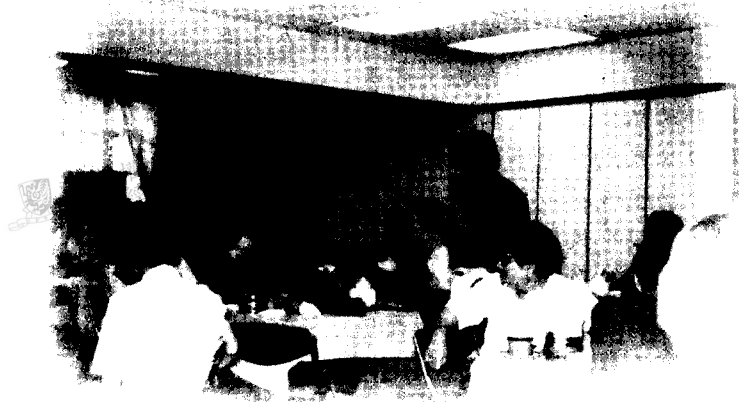
香港文學雜誌社

何達住在禮頓道六十號C七樓；“香港文學雜誌社”設在摩利臣山道文華商業大廈，很近。《聞一多》一詩刊出後，何達曾多次走來“香港文學雜誌社”交稿，與我閒談。他每一次來的時候，總是穿紅T恤白短褲，即使寒冷的冬天，也是穿得這樣單薄的。有趣的是：他走來雜誌社小坐，總會遇見來自歐美或澳紐或東南亞的文友。因此，他在詩專欄《玫瑰園》中寫了一首題為《香港文學雜誌社》的短詩。這首詩刊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快報·快活林》，內容如下：

香港文學雜誌社

• 何思攻

在你的會客室中
 遇見了遠方的客人
 來自東
 來自西
 來自椰風蕉雨的南方
 一一握手
 陣陣歡笑
 好像是萍水相逢



香港作家聚會，何達(站立者)在發言

其實是聞名已久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詩人 詞客 小說家
 紛紛前來拜訪
 像朝聖一樣

直

何達性情直爽，心直口快。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九四年，他一直用響亮的聲音“傾泄直率的狂歌”。

夏易說何達太“直”。
 夏易不能接受何達的“直”。

跑過了幾十個年頭

“直”是不是何達的缺點？很難判斷。
 不過，“勤”是何達的優點，應可肯定。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何達送我一本書，書名《長跑者的歌》，是詩集，選輯他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七九年的詩作。

他寫過很多很多很多詩作，單是為《快報》副刊寫的詩專欄《玫瑰園》，每天一首，寫了兩千多首。

不僅如此，一九八七年他還要求我在《快報·快活林》給他一個地盤，寫長篇連載小說。我接受他的要求，他用筆名“洛美”寫了《紅衣女郎》。

他很勤奮，一直穿著紅T恤白短褲奔跑，“不停地跑著，跑過了幾十個年頭”，不知疲倦。●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二日)